



孔子弟子列傳第九

精義

古史三十二

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而高第七十七人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賢者凡十人而已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父曰顏路少孔子三十歲

三肅曰據此則顏回

死時孔子年五十九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故或以此為誤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

之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蓋孔子嘗察之矣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故告之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尔有是夫孔子之稱回常以爲不可得而回之嘆夫子亦以爲不可及也故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雖欲從之莫由也已故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放鄭聲遠佞人嘗使言志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稱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蚤死孔子哭之曰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門人欲厚葬顏子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後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孔子贊易至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曰君子見幾而作不埃終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所謂不貳過也

蘇子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

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
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
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旣九仞
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季氏欲使爲
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井耕字伯牛魯人也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井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
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
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
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仁焉用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父不賢人或疑之子曰犁牛之子解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

蘇子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
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

窮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予字子我魯人也嘗問於孔子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蘇子曰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生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

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之高第至於如此豈不為孔

氏惜哉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廐因我簡公

以文田成子今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母起鴉夷子皮聞

之信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

以與恒作亂矣要之由闕也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

不足信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賜嘗從孔子求

為已日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汝與

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

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

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

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弟子

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

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歟蓋子貢通達而辯聞其言者皆知其賢

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聞之曰

譽之宮墻賜之牆也及有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世之貴子貢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而屢黜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孔子自衛反魯子貢從之故其言見於魯之君臣爲多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七年而邾子失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寡君旣共命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鄭之會吳以衛人殺其行人且媿故藩衛侯之會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致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不欲者

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情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及孔子卒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吊不勌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惇惇余在疚烏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棄失之哀公卒死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於越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郟田封於駘上將盟于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它日請念然亦不能用子貢終老於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背家累千金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此其病也

蘇子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

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桓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闕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而問焉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子在陳冉求歸魯爲季康

家臣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求曰君之何求曰一子守

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自度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

康子告二子二子亦不可求曰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二子之不欲

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

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粟孟

孺子帥右冉求帥左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爲

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逆齊師于郊求用

子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求既有功於魯季氏乃使人以幣召孔子而復之然求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故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柔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子紫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歟曰然父與君亦不從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冉有季路以言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上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虎兕出於

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

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

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詞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然其爲人厚於孝友篤於信義嘗嘆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孔子誨之曰啜菽飲水盡

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有
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
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然後除之小邾射以句繹
奔魯謂魯人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不許季孫使
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
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歟言人之信之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
於人也無宿諾孔子稱之曰衣弊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歟嘗使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弊之而無憾孔子之爲魯司冠也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孫氏墮季氏墮季氏墮費氏孟氏之宰公歛陽獨不肯墮成
國之弗克既而孔子去魯子路從之周旋陳蔡之間與孔
子皆歸魯復與冉有爲季氏家臣季氏之伐顓臾亦莫能
止也然魯人甚賢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
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
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
也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莫而不成禮它日祭子路與
使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
禮成故孔子稱其知禮子路之未學也鄉黨之勇夫也及
其既學則賢於人者遠矣然而闇於大道卒以此死於難孔

氏之門人顏子最賢其得於師也深與之言不違如愚雖
門人亦莫能盡知也子貢之辯子路之勇皆卓然有立於
衆衆所謂賢於顏子者也然子貢之明自以爲不如至子路則
嘗不服矣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子路亦未必
信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又欲使門人
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予將欺
天乎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
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鼓瑟
爲北鄙之聲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其仕季氏也
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故誨之以
六言六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
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蓋孔子之所以戒
之者至矣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嘆之曰時哉時哉三
嗅而作以爲好鬪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子路終
不悟也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謂
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
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孰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闕之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之中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蘇子曰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烏乎學於孔子而其慮室曾不若召獲悲夫

言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四十五歲其學於禮爲詳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矣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它日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夫子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衛司寇惠子之喪其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竟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上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習詩能通其義曰今毛詩叙子夏之遺說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或曰子夏授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曰過猶不及孔子行遇雨無蓋弟子欲假蓋於子夏氏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與人之交即其所長辟其所短乃止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夏喪子而失勢者皆謂之子夏曰子何罪曾子譏之

蘇子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忘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也

為之區激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貢所謂誣也

顯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
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
在家必聞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
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爲
人外矜莊而寡誠信故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
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事親孝故孔
子爲之作孝經其養曾皙一有酒肉將徹必問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曾皙嗜羊棗參然身不食羊棗鉏瓜而傷其根
父撻之幾死而不怨然孔子非其不避也齊人聘之將以
爲卿參曰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辭之嘗稱曰吾聞諸夫子人不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故其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曾子爲行甚篤立志
甚厲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
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六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嘗與客
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
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而吊之季孫之母死哀
公吊焉曾子與子貢亦吊閻弗內也二子入其廐而修容
子貢先入閻曰嚮者已告矣曾子後閻辟之涉內雷知大
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
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於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視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矣既病也童子執燭而侍
曰華而睨大夫之篲歟樂正子公曰止曾子聞之矍然曰
何曰華而睨大夫之篲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

之能易也元起易篲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事
而至於曰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
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
烝不熟而出人或非之曾子曰藜烝小物也而不用命況
大事乎蓋以微罪出不欲斥言之也既而終身不娶謂元
曰高宗之殺孝己尹吉甫之放伯奇皆後妻故也吾不及
古人知得免於非乎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學
於子思二子之立志行義大放曾子數稱其言云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
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志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旣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子游爲武城宰稱之於孔子然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旣受業南游至江從弟丁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其言與史記異考之論語以史記爲信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爲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

仕何得何三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
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
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
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
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
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
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原憲字子思魯人也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
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孔子卒憲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結駟連騎排
藜藿入窮閭過謝憲憲攝敝衣冠迎子貢子貢耻之曰大

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
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
之過也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也孔子謂長可妻雖在縲紲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魯孟僖子之仲子也三復白珪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括嘗問曰
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
不吝括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公皙哀字季次齊人也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次歸
之未嘗屈節於人孔子嘆之

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事孔子嘗與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孔子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謬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皙之爲人狂而直季武子死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也

蘇子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顏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與其子回各異時事孔子回死貧無以葬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

商瞿字子木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胡中以治易為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少孔子三十歲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子路為季氏宰以子羔為費

宰及子路仕衛子羔亦為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為士師也有則者為衛守門及其出也道者至門者匿之其室子羔曰此子報怨之日也而反逃我何也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君子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子羔復仕魯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兒則死而子羔為人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

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漆雕開字子開，魯人也。少孔子十一歲。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僚，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本宋桓氏。其兄魋得罪於宋，出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葬，諸丘輿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牛嘆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樊須字子遲，齊人也。少孔子二十六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未達。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而問之。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

出子曰小人哉樊湏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蘇子曰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臯陶爲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三歲其言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孔子旣沒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相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相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不欲速貧也它日子夏子

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君子譏之

蘇子曰苟至於君子未有無耻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習於禮容

意對孔子屢稱之嘗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也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施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梁鱣字叔魚齊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曰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居

二年而有子

顏幸字子柳魯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舟瑯字子魯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折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也少孔子五十三歲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也賢而有勇以其私車五乘從孔子將適衛蒲人止之孺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困於此命也挺劍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乃盟而去

秦商字不茲魯人也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少孔子四歲

子驕魯人也孔子將適陳過匡刻爲僕以其策指

曰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以其爲陽虎遂止孔子

宰字子開一字張衛人孟子所謂狂者也牢曰子云吾

試故執衛宗魯由齊豹事公子孟紮齊豹將殺公子孟宗魯

因而弗告及難作死之琴張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

而孟紮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

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陳亢字子禽陳人也少孔子四十歲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

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它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禮乎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亢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琰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也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與宓子賤皆仕者也孔子弟子

史記公孫龍以上三十三人有年聞見于書傳家語增以叔仲會以上四人又孔弗一人事見宓不齊傳凡四十七人其餘無年及不見書傳者凡三十七人見于左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子歛魯人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楚人

后處字子里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魯人

奚容蒧字皙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鄒單字子家

句井疆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志魯人

榮祈字子

縣成字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燕伋字思

鄭邦字子徒家語作

秦非字子之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原亢字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齊人

顏何字冉魯人

狄黑字皙

邾巽字子歛魯人邾或作邦索隱曰文翁圖作國蓋避漢祖諱也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蘇子曰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孔子弟子列傳第九

老子列傳第十

古史三十二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

尹喜曰子將隱矣強一白曰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一人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一與孔子同時蓋老子百六
十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一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
後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一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
國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一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或
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之子名宗宗
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于宮宮玄孫假仕漢孝文帝
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一卬太博因家于齊

蘇子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
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

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
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
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
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
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
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
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一變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
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
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
其不悟曰要將有恆一曰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

章子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
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窮居有飢色
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
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官遺之粟列子出
見使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心曰妾聞為
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
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
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
復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

之道一也

蘇子曰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
今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
夏華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僊佛
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為
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
其所以為為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
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
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
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為朱之言不可棄而并
錄之過矣

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歸於老子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虛亢桑子之徒皆空語無事實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鄉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之以文繡以人大廟當是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蘇子曰吾聞之子

兄子瞻曰大史公言莊子作漁父

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

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予嘗疑渙父盜跖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渙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申子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主刑名而緣飾以黃老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申子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子而借老子以為說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孫臏自以為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上韓王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臣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滯之蠹而加之功利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且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

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
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
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
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
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知焉則身危強
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
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

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經省其辭則不知而
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
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
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
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
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
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
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
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

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
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隣人之父亦去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
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
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
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
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
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則旣而彌子之
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
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
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
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愛憎之變至
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
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
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
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秦
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非上書秦王
勸秦釋韓攻趙秦王下其書于斯斯言其不便因自請使

韓割地以事秦是時燕趙楚越爲一將以攻秦秦王使姚賈以車百乘金千斤游於四國以絕其謀賈還報秦王封賈千戶以爲上卿非見秦王言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且賈梁監子嘗盜於梁逐於趙今與之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五臣也故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非韓之諸公子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無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

蘇子白商鞅以法治秦而由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罰必於民心有十慎法罰加乎奸今所謂法也

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

陵之事不合於漢武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老子列傳第十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古史三十四

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學於孔子之孫子思明孔之遺業游事齊宣王宣王始以為卿不用其言孟子致為臣而歸又欲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不願也去齊適梁梁惠王方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折節下士將以求報問利國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亦不能用孟子往來齊梁之間見梁襄王齊湣王間適魯適宋適鄒適滕庶幾或用魯平將見孟子而嬖人臧倉沮止之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說之及即位使然友見孟子於鄒孟子誨之三年之喪文公行之既而之滕教之井田學校四方之士

聞滕行仁政有相帥而從之者後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以問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謂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也乃勸湣王反其耄倪止其重器為燕立君而去

史記齊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是不考之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

是

時秦已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克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諸侯東面朝齊秦儀軻衍之徒合從連橫以欺詐苟得相高游談之士得志於時而揚朱墨翟諸子雜學方熾孟子推明孔氏崇三代之故所如不合知世將大亂恐周之禮而不可續退而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記其平生答問稱道之言作孟子七篇後世傳之

蘇子曰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彊以此游說諸侯諄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相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

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賊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

宋受命

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鋟僭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三代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瘴疠者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之不行也亦若昔也君皆以之

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三騶子皆齊人齊威宣相繼喜士養士稷門之下自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高者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三騶子前曰騶忌先孟子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遂受相印封成侯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徒始輕騶忌相與設微言挑之忌荅之如響髡等乃服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知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

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賭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
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分耳名曰
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叙九州是也不得
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各有裨
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
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
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王公大人
切見其術驚而化之其後亦莫能行衍始以此重於齊適
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
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
其見尊禮如此穆公下先生自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
繆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以干世主云淳于髡齊人也博
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以承意觀
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
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仲不
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客以謂
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見王王志在聲音
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生聖人也前先
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
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在
彼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待

之髡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錦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發明其指意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最後騶奭頗
采騶衍之術以爲書蓋騶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
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多
轂過髡然其書今皆不傳莊子曰田駢慎到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
羿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若無
用之物而已田駢學於彭蒙彭蒙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
莫之非其道則釋氏所謂鈍根聲聞者耶

田駢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心屬皆莫之

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
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
申君死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孫卿
疾濁世君臣不知三代之正而以變詐相怵淫侈相說士
爭爲小說詭辯以欺惑世俗著書數萬言其辭憤切反復
卒因葬蘭陵自孔子沒諸子不聞大道之要各以意言之
老子清淨無爲雖與世疏闊然其本則天地之至理也至
於列子莊子推而廣之涉迂怪矣然猶不失正也如慎到
田駢則蕩矣若楊朱墨翟始亦皆有見焉而楊朱破法以
便身墨翟增法以爲物其說皆不可用此其卓然可得而
論者也至於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辯雖巧無益於道及楚

之尸子阿之吁子今皆不傳於世

蘇子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
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
在人爲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知之用見於物則所謂
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
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
善以爲性至於孫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
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
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
災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是也

也孫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是也火之失其性者也
孫卿之失則遠矣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伍員列傳第十二

古史三十五

伍員楚人也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名大夫也楚平王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子建即位以爲太子使奢爲之師費無極爲之少師無極無寵於太子謀陷之言諸王爲娶於秦至而勸王自取之因說王大城城父以寘太子王聽之從而譖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奢而使奮陽殺建建亡奔宋無極言於王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爲楚患王使召尚與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爾勉之矣尚至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

乎楚并殺之負亡走吳過昭關昭關欲執之負獨身步走
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漁父乘舟知負之急渡
之負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有命
得伍負者賜粟伍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負未
至吳疾止中道乞食至吳因公子光以見王僚時王僚五
年也八年吳伐州來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太子建之
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吳入鄭取楚夫人及其寶器以歸
明年侵楚滅巢及鍾離負因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
將爲亂沮止之負亦知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勇
專設諸於光退而耕於野以竢十一年楚平王卒秦女
之子轅立是爲楚昭王王僚因楚喪使母弟掩餘燭庸侵
楚楚師強吳師不能退光因吳國內空乃令專設諸襲刺
王僚而自立是爲王闔廬闔廬以負爲吳行人楚伯州犂
之孫嚭奔吳吳亦以爲太宰以謀楚負言於闔廬請爲三
師以肄楚楚出則歸楚歸則出欲使楚道弊而後以三師
入之闔廬以爲然楚於是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其令尹囊瓦貪而不仁國人惡之蔡侯唐侯朝於楚瓦
以賄故三年上之一君歸因子胥伯嚭請師於吳九年三
國伐楚敗囊瓦於柏舉五戰及郢楚昭王奔隨吳遂入郢
負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始負在楚與申包胥
及負之士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負
鞭平王尸包胥亡存山中使人謂負曰子之報讎其已甚

乎吾聞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
北面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天道乎負曰爲我謝申包
胥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求
救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
之爲出車五百乘救楚與楚子西子期連敗吳師闔廬之
弟夫槩王亡歸自立闔廬釋楚還擊夫槩王楚昭王乃復
入郢十九年吳伐越越王勾踐擊傷闔廬闔廬死子夫差
立二年而報越敗之夫椒越王以其餘兵五千人棲於會
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大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夫差
將許之負諫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昔有
過流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
于有仍生少康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而
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收夏衆以滅過戈復禹之
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
於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弗
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後吳其爲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爲魯伐齊句踐率其
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負獨懼曰是豢吳也
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
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
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

未之有也弗聽負屬其子於齊鮑氏太宰嚭因讒之曰負
恨其計不用將爲亂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以櫓櫓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
也吳王聞之怒乃取負尸盛以鷓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
之爲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旣誅負遂伐齊大敗齊人
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
滅吳

蘇子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
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負至鞭
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一
伍員列傳第十二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古史三十六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
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
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
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心左視左手右
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即三令
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
孰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孰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
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
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
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
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
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
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
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亦
後世子孫也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車
軍帥而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召之臏至龐涓恐其

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心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
知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竒竊載與之齊齊
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
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等於是謂忌曰君弟重射
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
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
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
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
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闔

者不搏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
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
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
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
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
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
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
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

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
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
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
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
申以歸臆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
將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
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

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起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因翟璜以見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寂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之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其小國也

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
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是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
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
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先與
魏君言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
恐起之無留心也魏君即曰柰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
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起
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



原件短缺

卷36仅存最后一頁

曹未之盟其相襲謬妄之矣故特見於管今亦下能盡正也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古史三十七

范蠡大夫種越之二大夫也吳王夫差將伐越以報閭廬之怨越王句踐謀以兵先之范蠡諫曰臣聞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勿爲人害人事不起勿爲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天時人事不至而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乃與師遇於五湖大夫種又諫曰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拾決勝未可成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旣罷弊其民

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王又弗聽遂反夫差
戰敗於夫椒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召范蠡大夫種而謝
之蠡曰臣固言之矣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
地王曰奈何對曰卑詞厚禮以事之不可而身與之市越
王曰諾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越王將使蠡守
國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
制種不如蠡乃使種守而蠡為質於吳三年而吳人歸之
居四年民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而問之
對曰未可也臣聞強索者不詳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王其
毋早圖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百姓信讒喜譖心臣解

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
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伍員驟諫吳王
吳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
之征其事不成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
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
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
乎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
事何也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
成功今其禍新民恐人知財用資物不足以支長久將同
其力致其死伐之必殆王姑待之使其民盡其力而無所
取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及季秋王又召蠡而問曰今歲

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從時猶救
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應之蠡諫曰謀之廊廟失之
中原其可乎臣聞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夫與弗取反受之
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王曰諾弗許
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
天極究數而止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
陽察用之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
波來從我固守勿予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及觀其民
飢飽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爲

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
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追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
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
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二年吳師自潰越
兵歸至五湖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越王
驚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
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君之罰王
曰所以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
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
矣君行令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越王使工以良
金爲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蠡封邑後世子

孫無得侵蠡之地蠡浮海至齊以書招大夫種種不能用而死蠡遂變姓名自謂鳩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比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壹牛車上遣之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

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

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卹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或曰范蠡之師計然游於越范蠡尊事

之九越之政事多計然之策

蘇子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潁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